

17 蒋介石一意孤行



不说已知
只说未知

为防止蒋介石单方面行动,美国政府除了出动直升机侦察,跟踪外岛补运船只,清点“国府”装甲车数量,还派出人员硬闯筹划“国光计划”的基地了解情况。美方种种无视“国府”主权的行动,让蒋介石勃然大怒。

事实上,“国府”将领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构想并非全然肯定,陈诚就与蒋介石发生了很大的分歧,甚至在他的日记中还记录了他的一个梦,梦中他率领大军反攻大陆,在登陆后激战北上时,却陷入包围,最后被惊醒。

即便如此,却没几个人敢出头反对蒋介石,个别反对者遭到撤职,使得反攻大陆的计划只能一路推行,就连陈诚也表态,一旦号角响起,他仍要请命出征。蒋介石强调,“等到美国人同意我们反攻,这是不可能的”。但如诱发炮战,就能展开空军反制与登陆作战,到时“我反攻,是我们实行‘国家’主权”。

美国的态度此时转趋强硬,公开质疑蒋介石违反美方同意才能反攻的协定,更认为无法劝阻蒋介石重提反攻大陆的“大使”庄莱德失职,肯尼迪借任期已满为由急电庄莱德返美,另派员要求蒋介石停止计划。

但因判断年迈的蒋介石确有最后一搏的念头,肯尼迪不得不采用拖延策略,表示愿提供两架C-123运输机,同意进行小规模试探行动,空投人数也提高到200人,等于美方首度同意有保留的反攻。蒋介石则强调,台湾军民已失去耐心,不采取行动可能让形势失控。因此他先称5月23日是最佳时机,继而只愿意推迟到10月1日发动反攻。大陆方面也开始在福建沿海集结重兵。

与蒋介石关系甚佳的庄莱德,返美前拜会蒋介石,强调美方对大规模反攻的信心极小,只愿接受小规模刺

探行动。不过,蒋介石称小规模行动不会发生撼动效果,但庄莱德临时返美,也让蒋介石担心美国对台政策已变。在密切磋商期间,蒋介石甚至一度称病不出,美国人只能找到陈诚,要求台湾不得以任何言辞或行动给大陆以动武找借口。但眼看解放军正大规模地集结兵力,肯尼迪通过外交渠道,向中国及苏联强调,美国无意在当前的形势下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,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,美国将与蒋介石切断联系,以免造成误判。

1962年7月,诺曼底登陆战役美国舰队司令柯克受肯尼迪指派接替“驻台大使”。柯克是两栖登陆专家,他来台曾被外界误解为美方的态度有松动,没想到军人出身的柯克态度强硬,坚持美方没有义务支持台湾反攻大陆,同时他表示没有美国的支持,反攻大陆计划绝对会失败,并且该计划将严重影响区域稳定。

柯克的谈话让承诺“不会片面动武”的蒋介石勃然大怒,抱怨美国不顾台湾地区民心,宣称不支持反攻大陆就算了,还公开对大陆与苏联宣示美方的立场。他指出,比起美国希望的按兵不动,即使小规模空降部队失败,也对政府有帮助。蒋经国也在会晤中抱怨,他对美国的毫无回应感到失望。

尤其柯克与蒋介石于9月6日在草山官邸的第三度会谈,不但针锋相对,更爆发了激烈的言语冲突,与先前美国政府希望尽量保持委婉立场、以免刺激蒋介石的作风大相径庭。柯克直斥蒋介石,不该把美国协防台湾地区的义务当作空白支票,事实上,根据1954年的“防御条约”,任何军事行动均需美方同意,他拒绝了蒋介石关于让美方提供轰炸机、登陆艇的要求,并诘问蒋介石,“中华民国”有什么装备能够反攻大陆?

蒋介石当场反击,称美国不断限制“国府”的反攻行动,是在羞辱“国府”,敌友不分,更是在营造一种跟中共逐渐交好,且对盟友掣肘的气氛。说到激动处,蒋介石甚至质疑美方“防御条约”有无存在的必要。柯克则反问,蒋介石是否要片面违约,拒绝美援?蒋介石愤怒地留下一句“悉听尊便”,随即拂袖而去,从此不愿再接见柯克。

(摘自《蒋介石后传: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》师永刚 方旭 著)



蒋介石凝视地球仪

29 我们到商场买菜



虐心的爱
残缺的美

沂川说,我刚刚晕倒的时候他还以为我是装的,打算让江横溪把我送到他的汽车上,然后按原定计划溜之大吉。不料一摸我的脉搏不对,赶紧把我送到休息室,给我喂糖水。那座大楼是高端住宅区,二楼有好几个诊所。他请了一位医生,医生说可能是晕血症,躺10分钟就好了。

他看了看表说:“你都躺了20分钟了,为什么脸还是那么白?”

我坐起来,哈哈大笑:“我的脸白,是因为我涂了粉。我化妆了,知道吗?”

“你的皮肤那么好,小小年纪,化什么妆嘛。”

“成熟和性感,是我毕生的追求。”我说完话,发现他一直凝视着我,一言不发,好像某个言情片里的定格。

“小秋,你是神仙,你是活宝,你四处放电,我如临深渊。”他站起来,把大衣递给我,“穿上这件性感的大衣,我们回家去吧。”

我们回到龙泽花园,进了他的公寓,他把我按在门上,迫不及待地吻我:“今晚留下来陪我,好不好?”

“明天有考试,口语和听力。”

“只差一天了,现在准备管用吗?”

“临阵磨刀,不快也光。”

“我明天下午出差,厦门有个设计方案入围,要竞标。”

“要待多久?”

“三周。”

“哦!”我说,“好不容易见一次面,又要走。”

“所以,要只争朝夕,是不是?”他替我脱下大衣,低头吻我。我被他吻得神魂颠倒,在他耳边喃喃地说,“沂川,我爱你!”

然后我们去洗澡,各自进了各自的浴室。

我洗了很久,出来的时候看见沂川披着浴衣,在沙发上喝啤酒。

他站起来问我:“想喝点什么吗?”

“冰镇啤酒。”

“不行。这是男人喝的东西。”他走到厨房,打开冰箱,张望了一番:“我给你泡热的奶茶,怎么样?”

“好吧。”我来到厨房,发现他的厨房是崭新的,一尘不染,显然,他从来不做饭。

“我可以在这炖汤。”我说着并随手打开厨柜,发现里面锅碗瓢盆一应俱全,摆放整齐,“下次我买点菜给你炖骨头汤喝吧。广式的,清清淡淡的那种。还有鱼头豆腐汤,也挺滋补的。”

“说得我饿了,不如现在咱们就去买菜吧。这附近正好有个商场,不远,走着去就可以了。”

我们到了商场,这回他穿上了假肢。进了商场,我推了一辆购物车,没找到骨头,便买了鲈鱼和蔬菜,还买了些卤菜。沂川买了他要吃的东西,又叮嘱我多买些半成品的菜,这样我可以专心复习,不必为一日三餐发愁。

我又买了云腿、香肠和干菇。

“考试期间你住在我的公寓里,好不好?”他说,“这里安静,你可以专心学习。我在厦门,不会打扰你。”

我连声说不方便。

“这里离你的学校有点远,我叫我的司机送你。”

他掏出手机要打电话。

我一把夺过他的手机:“哥哥,您饶了我吧。我只有在寝室里才自在。考试对我来说很关键,你不想让我复习的时候不自在吧。”

“好吧,随你。”他淡笑,不再坚持。

我们买了一大堆吃的。我提两包,沂川提两包,坐出租车回来。

在大厅的门口,我们碰到了纪桓。他和一个男士,也是一人提着一大兜东西往楼里走。

“嗨,沂川,小谢!”

“嗨!”我有点不好意思,沂川牵着我的手不放,一副甜蜜情侣状。

“介绍一下,这位是萧毅同学,中央美院油画系的研究生。”萧毅长着一双丹凤眼,看上去很文静,很温和。

“你们好。”他和我们握手。

“这位是王沂川先生,谢小秋小姐。王先生是建筑设计师,谢小姐还在大学读书。”

沂川和他握手。

“沂川你生病了也不向谢小姐汇报,害得人家在这里苦苦等你3个小时。”纪桓笑道。

“是吗?”沂川歉意地看了我一眼。

“我一定好好认罪。”沂川说。

上了电梯,我偷笑:“那个萧毅,胸挺得笔直,看上去很Gay呀。”

“他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。”沂川说,“萧毅倒无所谓,纪桓成天嚷嚷着要去加拿大领结婚证。”

(摘自《汤川往事》施定柔 著)